

父親形象的轉變

—從國中到大學

邱珍琬

屏東教育大學心輔系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以國中、高中與大學三個年齡族群為訪談對象，了解這些青年人對於父親形象的看法與轉變，經過青少年階段的自我獨立的不滿與批判，漸漸看見父子企圖讓關係改變的努力，一直到大學階段，有些人已經拉近了父子（女）距離，甚至進一步看見父親的人性，也接受父親跟自己一樣是平凡人的真實面。

關鍵字：父親形象、父親角色、父職

壹、緒論

父親是目前許多研究聚焦的一個主題，也許是因為之前注意太少，也可能是針對女性與母親的研究方興未艾所激發，探討父親的內容包羅萬象，但是都可以概括在父職(fatherhood)的大標題下(包括缺席父親)，對於父親在子女眼中樣貌的探討也略有涉及、但是未單獨區分出來。到底父親在不同發展年齡層子女眼中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子女會從哪些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父親？而所謂的「父親形象」會不會隨著發展年齡或是生活經驗而有變化？是怎樣的變化？Coleman 與 Coleman(1988)曾經將父親形象分成五類：創世父神(功能為創造生命)、地父(功能為撫養下一代)、天父(支配地位)、皇父(承擔前述天地二父工作)、與二分父神(是父親也是母親)五種；而隨著孩子逐漸成長，父親形象從早期的完美威嚴，到父子關係的疏離矛盾，最後當孩子本身也為人父母了、父子間就進入和解階段(劉文成、王軍譯，1998)；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會隨著孩子成長而有所變化，通常是朝較為親密的方向(Roberts & Zuengler, 1985,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而現代父親不僅希望可以擺脫以往父親的被動形象、希望與孩子更親近，事實上與上一代父親相形之下，他們與孩子已經更為親密(Pollack, 1998)。父親的樣貌可以單純劃分嗎？還是行年漸長，當個人有不同經歷與角色之後所觀察的父親會有不同？當然也看到父親角色的轉變、也帶動了親子關係的改變，反之亦然。這個研究是希望從子女眼中對父親的描述探討親子互動實際，以及隨著年齡與生命經驗的增加，子女對於父親形象的可能改變。

Erikson (1997)的發展理論陳述的是個人的發展「任務」，只是說明成功與失敗的結果，未將可能影響任務達成的個人與週遭環境脈絡的互動考量進去(雖然他採用的是社會文化的觀點)，例如在成年初期的父親與初生子女的關係、和進入青壯年期的父親與青春期孩子的互動可能不同，相對地也影響子女對於父親形象的描述與感受。對於成年階段的父親來說，所面臨的發展任務中有「傳承」(generativity)，除了生物與族群延續的傳宗接代意義之外，還包括文化傳承(Erikson, 1997)，而 Snarey (1993, pp.20-22)將「傳承」細分為生物性(biological generativity，指孩子的誕生)、社會性(social generativity，指的是對於社會上年輕一代的良師、擔任教導的工作，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角色)與親職的傳承(parental generativity，連接生物上與社會性的傳承，主要指的是教養下一代的責任)，其中的「親職傳承」也可以用來說明父親角色或父職角色在生命歷程中的重要性與使命，其內涵包含生物、文化、與社會面向。

一般人將男性定位為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媒介、提供家計、與擔任管教的工作(Levant, 1980)，這些功能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男性的養家角色仍佔主要(邱珍琬，2004a；邱珍琬，2004b；黃慧森，2002)，女性即使出外工作、也只是補貼家用的性質，在經濟上是附屬地位(Land, 1986,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而照顧子女的「親職工作」重擔

依然是落在女性肩上(Pleck, 1979,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傳統心理學上對父親角色的描述，似乎是在孩子五歲之後的發展階段才慢慢浮現，而父親的功能是協助兒子的角色學習，主要代表閹割的威脅，因此就會呈現較多懲處的意味；溫暖的父子關係在孩子的發展上有正向加分作用，相反的如敵意、拒絕、或是適應欠佳的父親則會有負面影響(Levant, 1980)。既然父親主要的功能在讓兒子學習自己的性別角色，對於女兒的影響可能就在於「異性相處」的影響，這又似乎太侷限了父親的親職功能，經過時代的演進，父親是不是還拘泥於這樣的性別影響？而父親的愛不只影響孩子的發展，有時還比母親的影響力更大，對於孩子的身心健康或行為都有關聯(Rohner & Veneziano, 2001)。

一項對於父職論述(discourse about fathers)的調查發現：儘管這些父親來自不同種族與背景，但是他們認為自己也夾在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當中，希望擔任一個強有力又負責任的一家之主的角色，也分擔平等的親職工作(Brownson & Gilbert, 2002)；父親在孩子出生後的前三年涉入親職的程度會因為孩子是男性、或是家庭經濟情況有變動時而增加(Wood & Repetti, 2004)；父親在孩子嬰兒期涉入親職較多，不僅減輕了母親憂鬱情緒、也舒緩孩子進入幼兒期的內化問題行為(Mezulis, Hyde, & Clark, 2004)；妻子期待丈夫涉入照護子女與父親本身知覺到其他父親的照護行為二者會影響父親的照顧行為(Maurer & Pleck, 2006)，即便離異之後沒有監護權的父母親，青少年感受到母親較多的關注與探望，但是無監護權的父親則會增加其在子女生活面向上的影響力(Gunnoe & Hetherington, 2004)。父職角色停留在選擇性、偶一為之的暫時性、與陪伴孩子玩耍的娛樂性上，影響這個結果的原因有文化結構上的刻板角色、社會化過程中以女性為主要照顧者與負責人、勞動市場上的分配依然不利於女性生涯發展，以及社會政策的擬定與實施仍未脫離父權主義(王舒芸、余漢儀, 1997)。儘管已經有不少研究發現父親參與養育工作、投入親職的努力、與孩子親近程度增加，對孩子的情緒與智力發展都有極正向的影響，然而基本上父親還是習慣將自己定位在「有能力養家」(a competent “breadwinner”)的角色上(Pollack, 1998)。是因為誘因不夠？還是社會文化的期許使然？使得父職還是停留在傳統的位階上？

不管家庭結構如何，父親積極參與孩子的教養工作，不僅減少孩子心理上的痛苦(Flouri, 2005)，對於子女的性別化影響最大(Levant, 1980)；父子(女)間的關係也會隨著孩子年齡漸長有很大的轉變，甚至變得比較親密。但是基本上以高中、職階段學生與大學生族群來說，無論男女與母親關係還是遠勝於與父親之間的親密(邱珍琬, 2004a；邱珍琬, 2004b；黃慧森, 2002)。而父親所投入的親職工作以學業指導、生活關懷、健康安全照顧、養成孩子獨立能力(徐麗賢, 2004)為重點。縱使研究預測在二十一世紀來臨時，父親願意投入教養下一代的人數會增加，但是基本上所謂的「新好男人」畢竟還是極少數(Chapman, 1987; Larossa, 1988)，這也隱含了一般社會或是職場的錯誤假定，以為工作的晉升必須以犧牲「家庭」作為代價的

觀念(Pollack, 1998, p.130)。近兩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於父親角色的研究也慢慢從「功能性」角度延伸到親職投入、可接近與了解孩子需求的面向(Lamb, Pleack, & Levine, 1985, 引自黃怡瑾、陳放子, 2004)。對兒子就讀國中的中年父親來說，固然還秉持著上一代傳統養家、懲戒與決策者的角色，卻也開始發展與子代較為親密與多樣的互動，有所謂的權力的「自我移位」現象(陳安琪, 2004)。

母親照顧孩子的能力為天生的這個假設已經遭受到批判與質疑(Tripp-Reimer & Wilson, 1991; Frodi, 1980)，所謂的「親職」已經不是女性的專擅，父職能力的缺乏主要是因為社會刻板印象、母親的角色堅持與疏於訓練的結果(Parsons & Bales, 1955, cited in Boss, 1980)，母親少批判、多鼓勵的態度會讓父親更願意參與親職(Schoppe-Sullivan, Brown, Cannon, Mangelsdorf, & Sokolowski, 2008)。國內針對父親與初生兒依附行為的研究發現：如果父親願意參與餵乳、其與孩子的依附行為與育嬰能力皆有增進，而父親與孩子之間的互動以探查行為最多、言語最少，但是對女嬰的言語行為會增加(陳淑芬、李從業, 1998)，也就是父親願意參與親職工作是培養其能力的一個主要因素，而父親對不同性別孩子的互動方式或有差異，此外父親本身的幼年經驗、父職技巧與性別態度是參與親職的有效預測指標(杜宜展, 2004)；中國母親對孩子的嚴厲管教對於孩子的情緒管理影響較父親大，而父親嚴厲的管教則與孩子的攻擊行為有關、特別是對兒子而言(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這樣看來，父親與孩子互動還是深受孩子性別或是社會期待的影響(例如與兒子有較多肢體的活動，與女兒則是有較多言語上的互動)。

父親與母親在與孩子的互動方式上有明顯的不同，比如父親會鼓勵孩子去探索、冒險，而母親則是會禁止孩子這樣的活動，所以也可以說明父親的確比較傾向於成為孩子的「玩伴」，也就是較能發揮「活動」或「工作」導向的功能(Levant, 1980; Pollack, 1998)，也可以說父親是「促發」，母親則是「約束」的角色；相較於父親，母親的教導方式較為溫和，而雙親對於較年長孩子的教導方式都較幼兒要溫和(Volling, Blandon, & Gorvine, 2006)，父親的親職方式與孩子內化行為有關，母親的教養方式則與孩子的外化行為有關(Kaczynski, Lindahl, Malik, & Laurenceau, 2006)。一項針對在家父親的研究，發現這些父親(相較於成年男子與大學男性)對於與子女關係與生活滿意度都較高，親職效能也很高，且較不符合傳統男性角色模式(Rochlen, McKelley, Suizzo, & Scaringi, 2008)；父親擔任唯一親職責任的情形依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不是明顯的多數(Snarey, 1993, p.34-37)。現代父親似乎較之上一代，更願意涉入孩子的生活，只是其參與親職工作還是較為制式、刻板化，少有突破，主要影響力應該還是在文化社會因素、甚至是政府政策。

父親角色被定位在「工具性」、養家、保護與管教的功能上居多(Finley & Schwartz, 2006)(也就是「天父」)，儘管現代對於「新好男人」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父親功能的界定，但是基

基本上父親還是受制於傳統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父親的親職功能一直被忽視，主要是因為社會對其期許不同，造成父子（女）接觸時間比母子（女）相處時間明顯短少許多，使父職角色侷限於「玩伴」或「管教」者、或「玩票」性質，但是重要性仍不可忽略。由於父親一般還是認為自己是養家活口、維持家計的角色，常常在工作完畢回家、就希望可以在家得到安靜與休息，也因此對於孩子的需求較沒有心力應對，對於孩子的管教也因此以收效為主要而趨於嚴格(Stearns, 1990)，甚至是採用經由妻子來「管教」孩子的父權方式(Stearns, 1991)，因此給孩子的感受會比較疏遠，而通常也是擔任懲罰的工作。這樣的循環，不只讓親子關係受到影響，也間接地將父親形象嚴肅化與疏離化。

王珮玲（1993）整理文獻歸納出父親角色對於兒童在性別角色、道德、智力與成就、以及社會能力與心理適應等方面發展的重要性，說明了父親角色在這些面向的影響情況，而性別化（約束與限制性別刻板印象）、道德與智力成就的督促（包括行為管教與課業的注重）是許多研究的共同結論，子女的社會能力與心理適應與父親願意放手讓孩子去嘗試、練習較有關聯。儘管父親的重要性已經慢慢經由文獻揭露，然而 Heath (1978)的長期研究卻發現許多男性不將「父親」列為自我成熟過程中的重要角色，而這些男性的妻子也認為她們的丈夫常常心不在「家」(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顯然男性對於父親角色的期許還是停留在傳統「養家」上，其主觀的重要性也彰顯於此；雖然大部分的母親對於伴侶親職工作品質的滿意度不高(Russell, 1986)，而婚姻關係對於父子關係的影響更甚於母子的關係(Dickstein & Parke, 1988; Lamb & Elster, 1985)，是不是因為母親與孩子的親密較不受夫妻關係的影響，而一旦夫妻關係產生裂痕，母親較容易取得孩子的諒解與支持，使得原本就較不穩固的父子(女)關係受到波及？加上女性被視為弱勢，也可能左右孩子在雙親互動中的立場。

雖然有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父親的男孩子容易有偏差行為或是心理疾病的表現，但是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果(黃富源、鄧煌發，1998；Anderson, 1968, Herzog & Sudia, 1972,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 Pollack, 1998)，這也再次突顯與呼應了父親「管教」與「約束」的功能；Santrock (1970) 的研究證實了孩子在出生到二歲之前若沒有父親在身邊，與其他相同發展階段的孩童比較之下有許多表現較遜色，包括信任、羞愧等(cited in Snarey, 1993)；而單親母親認為父親可以提供兒子最重要的是「性別角色」與「遊戲活動」，許多母親也都認為男孩子生活中缺少父親角色其影響是比較嚴重的(Stern, 1981)；沒有父親在身旁的女兒，容易較早與人發生性關係、性行為較為活躍，也容易淪為被性侵害對象 (Ballard, 2001)，也就是說性別會影響父職的執行(Nydegger & Mitteness, 1991, cited in 吳嘉瑜、蔡素妙，2006, p.143)，似乎暗示了父親對兒子而言是一個學習的角色楷模，對女兒則是保護功能。

誠如 Jim Herzog (cited in Pollack, 1998, p.124)的「渴望父愛」(father hunger)情況，主要是因為感覺被遺棄，而其原因包括死亡、離異、單親母親家庭的孩子、收養、父母的上癮行為、

虐待、與傳統父職(Erickson, 1998, 陳信昭、崔秀倩譯, 2002), 也就是傳統的保守父親與孩子的距離也會讓孩子有「被拋棄」的感受、而在心上留下創傷。渴望父愛與渴望母愛都是因為失去、或是失功能所促發, 沒有因為失去哪一方影響較少,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家庭的成員都有其角色與功能性, 當然家長的職責是最重要的。如果母親的功能是舒緩孩子的情緒, 父親的功能就在於藉著較需要活動力的遊戲、激起孩子的情緒, 讓孩子對情緒有更廣範圍的探索與了解(Pollack, 1998)。父親的「重要性」以存或不在為研究基準, 似乎太單向, 並沒有做對照組的研究(如母親不在與父親不在的相對組); 即便是父親存在, 但是其重要性的發揮到底如何? 才是一般大多數人想要了解的。

一般父親在孩子中的形象是趨於嚴肅、疏離、傳統的, 隨著孩子成長, 父親的影響也朝向不同面向發展; 儘管研究顯示父親並沒有像母親一樣將自己的父親角色看得這般重要, 但是卻也發現許多父親的確希望與家人更親密的需求, 只是礙於自身時間與養家職責、母親的間接阻撓(對於父親育兒技巧的要求、照顧的角色定位)、還有社會期待因素與壓力等, 不能讓父親隨心所欲發揮親職功能, 這樣看來, 父親的角色是被邊緣化的, 因此常被歸類為孩子「玩伴」與施行「懲罰」的功能上。

「父親形象」在本研究中是定義為子女「覺知」父親的「模樣», 包括參與者是怎麼看(形容)父親的、與父親互動的關係現況, 也加入參與者所期待的父子(女)關係為何作對照, 可以略窺孩子「理想」的父親為何? 探看了孩子眼中的父親, 反過來問子女「認為」自己在父親眼中的模樣, 因為這會影響親子的互動與對彼此的看法, 而雙親互動也影響孩子對父親的看法, 所以也加入題項中。為補充一般對於傳統父親疏遠、理性的觀感, 特別在訪談問題中加入「你記憶中對於父親最溫柔的事件是? 你的感受為?」企圖以直接方式探問孩子眼中對父親「溫柔」表現的解讀為何? 到底目前的中年父親在時代汰換與新資訊的衝擊下, 在孩子眼中有了怎樣的形象改變? 從孩子眼中所知覺的父親, 其實才是影響孩子本身最重要的關鍵。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行, 研究對象國中部分為南部公立國中國一與國三同學共九位(其中男生 5 位, 女生 4 位, 國一 4 位、國三 5 位); 高中部分為南部高中職學生二十五位(其中女生十三位、男生十二位); 大學生部分參與者包括南部大學院校二年級到四年級學生男生六名、女生五名; 進行時間是 93 年三月到 95 年四月, 每次焦點團體訪談分別進行二次(國中)、四次(高中)與二次(大學), 時間為二小時三十分至三小時半不等, 訪談問題由研究者自擬(如附錄), 進行訪談時也會依據同學的互動與回應做進一步詢問或釐清。

研究者以廣告方式邀請參與者，廣告上書明研究目的、進行方式、需要時間與地點，然後請潛在的參與者有機會發問、釐清，最後再一一知會團體地點。焦點團體蒐集兩類資料：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反應及團體互動歷程資料（劉惠琴，2000，p.107），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的目的，除了探索新議題外，主要是希望參與者可以藉彼此的互動交流，對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觀察、省思、或有新的想法與感受（引自魏惠娟，2004），此外也因為之前也使用過個別訪談方式蒐集資料，有時淪為參與者自述事件，少了其他角度的參照、較乏豐富性，因此改為團體方式進行。資料是反覆聆聽錄音帶、將其轉錄成文字，輔以進行團體討論時的觀察筆記與團體後反省摘要等為分析文本，然後擷取內容有意義字句、依據內容做類別分析與整理。文中的 b 表示男性，g 表示女性，J 表示國中，H 表示普通高中，V 表示高職，U 表示大學。資料部份僅就「父親形象」與「父親的溫柔」來呈現，從這些面向探看子女眼中的父親形象與其轉變。

參、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 父親形象——國中生部分

在這一部份主要是探討子女眼中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或是父親角色的描述，參與同學將焦點放在與父親之間關係的描述，如像兄弟、朋友，也表示對這樣關係的滿意；與父親較為疏離的，主要是因為時空距離或較少接觸之故，但是讓孩子覺得嚴峻、情緒化、自我中心或矛盾的，也是疏離的原因；嚴峻似乎就導致疏遠的結果，而情緒化也讓孩子無所適從、感覺矛盾不一致；孩子們期待父親的言行一致、前後一致、對待家人與外人一致（或是有親疏遠近之分），這也讓他們在與父親的相處上比較知道如何因應，而不是常常罩在五里霧中、不知所措。父親的矛盾（要與孩子親密卻不得其法）與子女的矛盾（希望與父親關係親密卻也擔心涉入自身事務太多、沒有太多自主空間），也可以反映在他們的描述上。

（一）像朋友 「像朋友，因為有事情就跟他講，像朋友一樣。」（Jg102）Jg102 與父母親的關係都像朋友，這是自從自己升上國中之後才有的改變：「因為我之前都不會這樣子，、、、跟父母會（自閉），到國中才不會，因為到國中就瞭解到父母的辛苦。」

「和藹可親、有問必答，不會經常罵我們。」「像朋友，可以打他。」（Jb202）

（二）像兄長 Jb101 與父親之間聚少離多，之前是三、四年才見到自大陸回來的父親，近年來時距縮短、大概一個月可以見到父親一次：「有一次我到大陸去，他就帶我到處玩、到處逛這樣，之前也是把他當哥哥在看。」

父親也可以很幽默，Jb201 提到有一回母親因為颱風、打電話催出外的他們快點回家，可

能打電話次數太多、太煩了，爸爸的反應是：「趕快，颱風要來了趕快避一避，不然會掃到颱風尾（暗指母親）！」(Jb201)

(三) 矛盾感受 Jb102 對於父親的感受很不一致，也就是讓他有矛盾的感受：「我覺得對他的感覺是不一致。有時候就覺得他很『愛唸』【台語】。(爸爸)花錢(讓我)去學習某種東西，但是卻做出一種對學習的態度不太好的動作，所以他就覺得我是一種浪費奢侈的行爲。」Jb102 提到父親對於自己的期許與要求，希望孩子可以全力以赴、也會講一些大道理，讓他也覺得自己做不到很慚愧，小三小四開始父親就少動棍子了，但是「愛唸」的煩與後來的「慚愧」感受讓 Jb102 覺得：「只是後來因為他用講的態度、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很慚愧，然後就心情就會不一致，很難調和。」

「蠻親近的、但是不像朋友(那麼親)。我覺得不要太親。」(Jg203)

(四) 疏離

距離與較無時間接觸，固然會影響到親子關係，然而孩子也希望有適度的自我空間，也不贊成與父親太親密。如：

Jb201 因為父親工作常駐外地，與父親較少時間接觸，因此感覺較生疏：「(跟爸爸)不太好，因為我爸爸都不在家。、、、距離還蠻遠的，就是不常見面，就是還蠻陌生的感覺，像在軍中有時候就用即時通聊天。」

「還好，也不是說很親近，(爸爸)個性很悶、較難親近。」(Jg202)

父親脾氣的不可捉摸最讓孩子難受，甚至有趨避衝突存在——也就是想靠近、卻不知道靠近之後會有什麼待遇：「我爸他兇的時候很兇，好的時候很好(研：很情緒化?)，對，情緒暴躁、非常頑固，心情好的時候很大方。在家裡有的時候人家講話，(我爸)很頑固就是那個東西是錯的，可是他還是認為他是對的。」(Jb202)

父親的存在是有一定作用與重要性的(王佩玲, 1993)，父親願意投注心力、參與親職，自然也可以滿足其本身與人親近的需求、對孩子的重要影響也顯而易見，這是雙向的影響(Parke, 1981)；孩子從父親與自己的關係來看父親形象，有的親密(如像朋友、兄長)，有的疏遠(如因距離感而生疏、嚴厲、情緒化、自我中心)，有的讓人感覺矛盾、不明確(像是態度或行爲前後不一致，之前很麻吉、目前像陌路，或是對待家人與外人親疏不同)。孩子們也發現自己進入國中或青少年階段之後，比較容易同理父親的一些行爲、或是行爲背後的善意，甚至認為自己受到這些照顧應該要懂得感激，但是也會抱怨父親溝通方式不對、無法真確傳達善意，母親也常常是父子(女)之間斡旋的橋樑，只是孩子也慢慢會認為父親也應該承擔應有的責任，而不是委第三者來說明，這也似乎暗示了孩子對於成年(熟)人行爲的一種期許，此外，有些同學也堅持父親應該給孩子若干自主權、包括容許不同的思考；親子關係的改善，孩子還是較處於被動、無力的立場，他們似乎在期待父親的第一步動作、然後才有對

應之道出現，是不是也有「權力位階」的考量？認為自己人小力輕，可以改變的主權仍操之在父親？

父親的一些行爲（如囉唆、誇大）會讓孩子覺得煩、也是不信任自己的表現，而其他的不良健康習慣（如喝酒），也讓孩子擔心、甚至也對父親的自我掌控感到懷疑。孩子們希望與父親可以更親近，然而有個「但書」，就是也不要「太親近」，可以給彼此一些主宰的空間。

二、 父親形象——高中生部份

高中生對於父親形象的看法可以分成傳統、自我中心、現代、偶像與疏離五類。

（一）**傳統父親** 傳統父親中有「不現代」、「無私奉獻」、「不會表達」、「孤單」以及「不易親近」的父親五種。

1. 「不現代的父親」——堅持自己的想法、不願放下身段去了解孩子，讓孩子覺得父親是古板、跟不上時代、甚至是疏遠的形象。如：「我爸有點那種時代的想法、傳統古板、不太了解現代年輕人的想法，比較不能接受，（在）課業（要求上）認為努力一定成績就好，他認為補習是多餘的；（連）看電視也會（批評）現在流行的歌手，說他們亂唱。」(Hb3)「大男人主義、限制行動，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堅持，他總是認為他自己是對的。」(Vb3)
2. 「無私奉獻的父親」——為家無怨無悔、努力奉獻自己，如：「不會想到自己，要小孩子好。像補習費很貴他還是會出。」(Hb6)
3. 「不會表達的父親」——不善表達、口拙、甚至說出的話太直接惹人反感，如：「有時候關心我們，可是他講出來的話，就是反而讓我們覺得（對）他有點反感。」(Hb3)
4. 「孤單的父親」——社交關係不佳、或是少與他人往來，如：「好像也沒有什麼朋友來找他，好像只是跟鄰居比較好。有時候就是他們（父母）自己吵架，然後變成我媽去找那個鄰居講，講這一套話，爸爸又講一套話。」(Hb3)
5. 「不易親近的父親」——父親將自己與孩子做區隔，不僅是因為威嚴、其表現出來的行爲讓子女不敢親近，如：「比較嚴肅，跟他沒什麼話講，平常的話也很少講話。」(Hg6)「我也不知道怎樣講什麼話，他都會用罵的！」(Vb2)

（二）**自我中心的父親** 讓子女覺得父親似乎較重視自己本身、以自己意見為尊，包括了「不能同理」、「有潔癖」與「愛玩」的父親三種。

1. 「不能同理的父親」——父親只顧慮到自己的喜惡、不顧及他人的需要與感受，堅持自己還要他人改變，如：「比方說看電視明明是在我看的，他來就轉他自己想看的。、、、有些東西明明是他自己的錯誤，他就是不會承認。」(Hb4)「（我）在家就是少講話就是了。反正大人說的就是對的，因為兩邊（兒子與父親）會越講越大聲。」(Hb1)

2. 「有潔癖的父親」——父親自我要求高，也要家人遵守他的標準，如：「他有潔癖。、、、像我穿的這件衣服，不能坐在沙發上、也不能坐床，就是要換乾淨的衣服。客廳有兩張專門坐髒（衣服的）椅子。」(Hg5)
3. 「愛玩的父親」——父親極少花時間與家人相處，而是喜歡安排與友人的聚會，如：「我爸愛玩、愛喝酒，因為可能工作很累，所以就想要輕鬆一下，晚上就會跟朋友出去。」(Vg5)

(三) 現代父親 吻合學生所說的現代父親包括「體貼有趣」、「不過分要求」、「怕太太」與「胡思亂想」的父親四種。

1. 「體貼有趣的父親」——孩子可以感受到父親的溫柔善體人意，偶而還會覺得好玩。如：「對我還不錯，什麼事都會為我們著想。」(Hb7)「常常跟他講什麼事情，他都會想到我沒有想到的地方，對，有時候我就是覺得說他有孩子氣，、、、家裡（人）就會互相開玩笑、會打打鬧鬧，很多事情都會跟他講。」(Hg5)
2. 「沒有太多要求的父親」——父親給孩子適當的發揮空間，而在放手的同時也讓孩子感受到他的關愛。如：「不去學壞就好。（我爸）脾氣不錯，比較不會硬性規定一些事情。」(Hb2)「我爸對我就很輕鬆啊、也沒有在管，就是自由發揮吧。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就自己去做，那就不要做壞事啊。」(Vb4)
3. 「懼內的父親」——父親怕老婆，似乎顛覆了一般父親的形象，但是孩子看到比較好玩的部份，感覺上父親與他們更親了。如：「（像）洗澡嘛，我媽回來呀，就罵我爸『怎麼不去洗澡啊怎樣怎樣』這樣子，我爸（正）在看電視啊、在看選舉的事啊，他說『我等一下再洗啊、廣告再洗啊』我媽發飆啊『再不洗試試看』，我爸就跑去廁所洗了！」(Vb4)
4. 「胡思亂想的父親」——由於父親不常在家，見面時對女兒就有許多想知道的訊息，會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如：「他會胡思亂想，他有事沒事就問我說『○○哪，妳是不是有什麼男朋友？最近有沒有跟誰出去呀？妳是不是交什麼壞朋友？妳考試考得怎麼樣？』他就是很愛胡思亂想。」(Vg4)

(四) 「偶像父親」——指的是子女們願意倣效學習的榜樣，包括了「是非分明」、「民主」、「負責自處」與「要求紀律」的父親。

1. 「是非分明的父親」——父親為人處事有其一致標準、也身體力行，如：「他黑白分明、自以為是。（黑白分明）就是他對我的管教就是要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Vg4)
2. 「民主的父親」——尊重也在乎孩子的看法，不會妄下斷語、以自己的威權發言。如：「應該很民主吧，他都會先聽我的意見，然後如果可以就可以呀，不行就不行，、、、有正當的意義就可以。」(Vb6)「就很民主，蠻跟我們小孩子、子女就是蠻會有互動的，不會像那蠻有威嚴的感覺。」(Vg3)
3. 「負責自處的父親」——父親會將自己分內事情做好、而且全心全意任勞任怨。如：「就像

開麵店，都一直經營下去，不管客戶、去吃麵的人多不多，他照樣在做、做好自己該做的事。」(Vb4)

4. 「要求紀律的父親」——父親有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也要求孩子這麼做。如：「我爸爸對我比較嚴格，對家裡的（孩子）都很嚴格，因為他比較注重信仰上的管教。、、、對我來講，有些方面對我自己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困難的地方，就要跟他學。」(Vg6)

(五) 疏離的父親 會讓孩子退避三舍、不想與父親有親密接觸或靠近，包括「碎碎唸」、「不能預測」、「不公平」、「沒有互動」及「裡外不一」五種。

1. 「碎碎唸的父親」——父親可能因為擔心而表現嘮叨行爲，子女會顯得不耐煩。如：「如果晚上沒有洗澡的話，他就會在那邊就是唸，不是罵、就是唸，說那麼晚了還不洗澡啊、很骯髒，會很愛唸。」(Vg5)「就是很愛管，就是那種、他就是那種有點像我媽媽，就是我爸比較會唸、一唸可以好幾分鐘。」(Vg4)
2. 「不能預測的父親」——父親的情緒喜怒無常、或會突然爆發，讓孩子很難適應。如：「他的脾氣變得很快，就是晚上還在生氣、早上就沒事一樣。」(Hg2)「脾氣積到一個地方就爆發，平常好像沒什麼事這樣。可是有時候就會那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妳稍微講一下話他就會生氣。」(Hg6)
3. 「不公平的父親」——父親對孩子的差別待遇、特別是因為性別不同的待遇會讓孩子覺得不公，如：「蠻愛跟弟弟玩的，比較疼弟弟。我功課退步他就會罵很兇，但是對弟弟就不會那麼嚴，有性別歧視，他說女兒嫁出去就是別人的。」(Hg4)「重女輕男，感覺出來的，對我妹妹比較好就對了。」(Vb2)
4. 「沒有互動的父親」——親子之間缺乏溝通，或是一講話就會引發不愉快，如：「沒話聊，都不說話。」(Vb2)「因為他只要一開口就一直罵人啊！」(Hg6)
5. 「裡外不一的父親」——父親對待朋友與家人有親疏之分，讓子女很難理解。如：「就是很喜歡幫別人，就是不喜歡幫自己家人。、、、外面的事比自己家裡的事還要熱衷。」(Hg2)「因為別人都說他蠻喜歡開玩笑這樣，（但是）我跟他沒什麼話講這樣。」(Hg6)

中國傳統的父親角色比較威權，父子關係由於倫理上對下的期待、因此是相當謹守分際的。父子或是父女的關係應該是雙向互動、相互影響(Parke, 1981)，儘管許多父親體認到自己渴望與家人有更親密的接觸，但是又希望可以達成社會對其角色的穩健期待，因此倍感壓力(Filene, 1986)，這也是一種角色的兩難困境。

高中階段的孩子對父親形象有多面向的觀察、較之國中生更爲細膩，包括傳統、自我中心、現代、偶像與疏離，而大部分學生會將父親與傳統畫上等號，特別是男同學對父親的批判，或許與現階段發展任務中的尋求獨立自主有關，以「切割」方式來區分與父親的不同。高中生對父親形象的描述其實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們希望與父親之間的理想關係，期待父親

可以多同理孩子、要吻合時代的思潮，也希望與父親更親近、可以說些私己的話，希望父親可以適度放手、相信孩子、適時給予協助，偶而表現出軟弱的人性，他們也都可以接受。在這裡看出父親與孩子的發展階段互動影響的影子，顯示出孩子對於父親形象的要求已經不若之前的威權與保護，而是像良師或友朋。父親以行動表示關愛的部份，也需要適時做說明解釋，以免誤解更多。此階段的孩子不會採取主動與父親親近，男同學甚至與父親之間保持一段距離，也許父子或父女都有自己要忙碌或專心的事，反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動。

三、 父親形象——大學生部份

大學生描述的父親有「傳統」與「現代」兩類。

(一) **傳統父親** 包括嚴肅、不易親近、任勞任怨、愛家顧家、主觀大男人主義、唸叨與不善表達的父親。

1. **嚴肅父親** 如「看到卡車頭想到我爸嚴肅的表情，因為卡車頭給我一種害怕的感覺，其實不是因為我爸打我們讓我有害怕的感覺，(而)是覺得他很嚴肅，讓我不知道如何去親近他。」(Ub102)
2. **不易親近** 如「我國小買自修，那時我怕他怕到連講話都要(用)傳紙條。那時候大家都要買自修、還要用那個(書)皮包起來，不然督學來就、、、；我想大家都買、我也買好了，但是不敢跟我爸講，我就寫說『爸爸我要買自修，然後就寫(畫)一個框框寫【要】、一個框框寫【不要】，然後後面請打勾，○○(名字)』這樣，(還要)看他心情好不好。看他心情應該蠻好的、就拿給他，然後就趕快跑掉、躲在壁櫥偷看，他就這樣勾了、丟在那邊。」(Ub101) Ub105 也有同感，儘管不會溝通，卻是用唸的、罵的方式，讓親痛仇快：「他基本上都不會跟我們溝通，也不會表現那種情感上的東西。(父母離婚)是因為我媽受不了，就是因為他嘴巴太會講，嘴巴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器。現在我們都比較不會跟他聯繫。」
3. **任勞任怨** 如「我覺得他很認真，他會想要去改變這個環境。我爸跟她(我媽)講他小時候的家庭生活環境都很不好，他以後絕對不要讓我們家像他以前那樣。」(Ug103)
4. **愛家顧家** 在外努力工作、在家孝順長輩也關愛晚輩，善盡為父的職責，如：「(我爸)對他的父母就是很傳統、就是很盡孝道，對小孩子就是很疼小孩子。」(Ub107)「我媽媽這邊的事他會擔心，我叔叔那邊的事他會擔心。」(Ug108) 父親車禍早逝，在女兒成長過程中留下許多的遺憾與甜蜜回憶：「我爸是個很愛家的人，因為我爸是軍人啊，當軍人就是很長時間不會在家，他為了我們家就提早退伍、去當搬貨的司機，那時候他已經很老了，還要半夜很晚的時候還開車載貨。」(Ub104)
5. **主觀、大男人主義的父親** 自以為是的父親表現出來的是不容懷疑的威權沙文主義、對於

屬於自己的權責明顯劃分，但是儘管主觀自大，也因為自信：「比較主觀，我覺得這一點影響到他這一生中（的）許多決定。」(Ug101)「譬如說當他講到家裡的事情，他會覺得媽媽不應該插手去管。」(Ug107)

6. 唸叨的父親 男同學特別會提到父親的囉唆，若能體會嘮叨背後的善意就沒問題，然而太過會引起反感：「我爸他是屬於比較會碎碎唸那種，但是他是關心我們家裏每一人。」(Ub107)「（父母離婚）是因為我媽受不了，就是因為他嘴巴太會講，嘴巴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器。現在我們都比較不會跟他聯繫。」(Ub105)
7. 不善表達的內斂父親 父親不會將自己柔軟的情緒表現於外，可能因為訓練不夠，對家人的關愛非常含蓄：「他對我媽沒有那麼、那麼關愛吧，其實可能是內心有，但是就是不會那個表現出來。」(Ug107)「我爸他是屬於比較內斂型的，就是比較少看到他溫柔的一面，但是有時候他會、譬如用一些話、用比較開玩笑的話講出來，（例如）他會說他很愛我們之類的，然後就比較開玩笑，我們也不會覺得有特別的感動。」(Ug109)

（二）現代父親 包括一切以孩子為考量、平易近人、玩伴與嬉鬧、以及幽默會撒嬌的父親。

1. 一切為孩子的父親 父親形象嚴肅、但是非常顧家，為了孩子願意做許多事：「我小時候就鼻子過敏，以前也沒有擤鼻器那種，（我）還小不會擤鼻涕呀，所以他都是用嘴巴幫我擤，我媽就跟我說她都不敢做這件事啊！」(Ub103)
2. 平易近人的父親 父親與人為善，對待人很親和：「（同學）到我們家都會覺得我爸爸很平易近人，大家都不會怕他，我們小朋友也不會怕他。」(Ub109)
3. 可以嬉鬧的父親 父親像玩伴一樣可以打鬧，但是似乎也會看對象：「其實我怕我爸爸，（但）就是我爸只有跟我會很嬉鬧。」(Ug108)
4. 撒嬌的父親 父親與孩子可以像同儕，可以討好、可以告密：「他很愛亂講話、就幽默型的啊，像他就會叫我們親他之類的，現在還會。」(Ug109)「就像如果我不在家，他就會跟我說沒人要理他。」(Ug107)
5. 幽默搞笑的父親 父親懂得孩子的流行文化，可以拉近親子的距離，與孩子溝通沒有所謂的身段：「他很喜歡虧我，譬如說回家的時候『喔，妳非常忙啊，妳那個行程、要跟妳吃個飯也要跟妳排時間。』」(Ug108)

父親在這些大學生的描述裡包括了外貌、個性、對待子女態度、與人之間的互動、經歷與道德觀等面向，而很有趣的是：這些外在的描述其實是為後來的「翻案」做伏筆，也就是會揭露父親「裡外不一」的真實面，一則可能是學生對於自己父親的深入觀察與了解，二則可能是在父親矛盾的呈現中發現了一些身為「男性」與「父親」雙重角色的社會文化與內心需求的困境。回顧成長歷程，大學生族群也發現自己的父親形象有所轉變，由傳統過渡到現

代，或是以「自我」、「家庭中心」過渡到以「子女」為中心；至於父親要擔任怎樣的角色，主要還是取決於父親本身（黃怡瑾，2002），而到大學階段孩子的能力與主動性增加，也影響到親子互動。父親的形象是傳統、嚴肅、不善溝通、為維持家計而任勞任怨等工具性角色。父親會希望下一代過得比自己更好，雖然在孩子眼中極為現實、不顧人情，但是也在戮力為他人奉獻的表現中，顯露了堅強的男性氣概，而傳承給下一代的氣節，從一個小小事件中突顯出來了！

父親關心孩子是提供必要的協助、物質的滿足，但是情緒上的支持與關心並不直接，甚至是以暗地、不言說或不直接的方式表現，或是藉由以母親為媒介去執行關心任務，當然也有父親是很直接關切、找女兒談話。父親的溫柔是孩子最企盼、也印象最深的，即使是在孩子面前疾言厲色，但是一旦事發緊急、還是會硬著頭皮去為孩子作處理，而當孩子看到父親竟然會擔心、哭出來，孩子的心就不由得感動莫名、感觸良深了！

孩子當然也在自己身上發現了父親的影子，不管是承自父親的堅忍、不放棄、獨立自主，或是不善表達，也看到自己想要加以改善的部分。父親在這些參與者眼裡都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慢慢改變的，感受到父親也有希望與孩子親密的需求、願意由自己這方踏出不同的第一步，甚至發現自己的因應方式改變，導致整個家庭系統的連漪似改變！當然也有漸行漸遠的案例，這是因為接觸更少，沒有一方願意朝親密的方向做努力。當然在相處過程中與細密觀察之下，也有參與者提到父親其實是孤單、有一些不能對人言的痛苦，甚至是藉著酒力才可以展現較為真實或是軟弱的自己，的確也感染到作為一個中國傳統的父親，背負著許多社會期待與要求的責任；孩子在了解父親的感受之後，也會希望對父親做一些回饋的動作，包括希望早些分擔父親肩上的責任、讓父親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體會到父親前後衝突不一致表現下的深切期盼，還有父親為什麼會有對外與對內的差異表現。

四、 父親的溫柔——國中生部分

父親的溫柔出現在孩子印象最深的事件中、或是定義裡的溫柔事件。父親的溫柔出現在特殊事件的處理最多，反映了對父親處理事務的工具性期待，讓孩子覺得很 man、像個男人；此外讓彼此親近的動作或表示也是很重要的溫柔表現。

（一）孩子在父親心目中的重量

男同學會提到自己生病或是遭受一些意外事件時，父親表現出來的焦慮與關心，他們想要知道的就是自己在父親心目中很重要。如：

Jb102：「像自己在學校發生事情，他立刻衝來學校。」國小時貪玩騎機車受傷：「然後那邊剛好附近也有醫院，然後爸爸就立即把我送進醫院，我爸就說賠錢小事，小孩子有沒受

傷（最重要）。」

Jb101：「（國小）開刀的時候，媽媽帶我去開刀，然後立刻打電話給我爸，我爸當天就坐飛機回來，坐到高雄再連夜趕車到台南看我。」還有一次是他「鬧自殺」：「國小三年級開始打棒球，課業就一直降，媽媽就一直罵我，就想不開，就拿著（刀）準備要割下去。（研：割下去了？）沒有割，我爸剛好出差回台灣，把門給撞壞。」

無獨有偶，Jg101 也提到類似的情況：「國一時很傻，為了一個男生跟父親吵架，然後也跟○○（Jg101）一樣鬧自殺，割手啊，在他們面前割，然後他們才慢慢對我很好。」同樣地，Jg102 國二時也有割腕的事件發生過。

Jb101 是五六歲及小學時游泳沉到水裡、差點斃命，是父親來救援；Jg202 則是生病時受到父親無微不至的照顧，而 Jg102 則是說父親很疼愛：「我要吃什麼（爸爸）就買什麼。」

（二）親密的親子關係

孩子在敘述與父親之間的互動，出現最甜蜜的表情就是可以與父親像朋友一般打鬧、嬉戲，也就是看到父親願意放下身段的模樣，如 Jg102：「打（鬧）在一起。」

即便是父親小小的溫柔，在孩子眼中就是莫大的鼓舞：「我記得一二年級的時候，他就是比較常回來，他回來的時候，那時候他買了一個就是『每日一字』，他說他會每次回來都教我一個字，可是到現在只教過一個字（後來父親就調到外島）。」（Jg201）Jg201 還提到小二時父親有一次在軍中辦尾牙喝醉酒，後來回家路上親了她一下，這是她唯一記得父親對她疼惜的親密動作。

（三）偶一為之、或與平日不同的舉動

所謂的「溫柔」就是「出乎意料」、或是與平日父親表現有許多落差的行為。

「有時候（他）會很高興，有時候會請我們喝東西，因為他很少在做這種事（研：他很少請你們喔？），對，他就是那種很節儉（的人）。」（Jb201）

「五年級的時候我還在參加游泳隊，那一年冬天就很冷，就還是要下水游，然後游快完的時候，我爸就要來載我，然後就很冷，就準備一碗薑湯給我喝。（研：有什麼感受？）覺得很溫暖。」（Jb102）

「就是有時候考試考不好，他就會鼓勵我再加油。」（Jb202）

孩子對於父親溫柔的記憶大多是在孩子生病或是有意外、危急的情況下，尤其以男生為最，這似乎也吻合了父親的「工具性」角色——就是「處理」事件的能力，而下一代的男同學也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而這也似乎隱含著父親對於男性性別化行為的影響、以及未來男性角色傳承的挑戰。到底未來這一代也成為父親了，還是持續以工具性的角色來表達溫柔與愛嗎？還是只有在危機發生、甚至生命交關的情況下，才會看到孩子在父親心目中的重量？這樣會不會有危險？再則，若是父親表現出不符合「男性」形象、或與

其性格不一貫的行為時，男性參與者也會將其歸諸為「父親的溫柔」；女生記得的屬於較細膩的部份，雖然不是攸關性命的經驗，卻也充分感受到不屬於「男性刻板印象」的溫柔。這是不是表示了：父親其實也可以表現出陰柔，而「陰柔」的層面卻是平日努力掩飾或避免的？或子女很希望看到父親的全部面向，不只是男性陽剛的一面而已？難道這是印證了父親對於不同性別子女的管教差異(Easterbrooks & Goldberg, 1984; Radin & Goldsmith, 1983,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使然？還是性別不同的天性造成？父親的形象其實已經超乎原始的創世父神、天父，而朝向二分父神發展(Coleman & Coleman, 1988, 劉文成、王軍譯, 1998)，然而表現的父職能力依然侷限於社會對其男性角色的期待(Parsons & Bales, 1955, cited in Boss, 1980)。而鬆動父親形象最主要的因素卻是父子(女)關係，只有當親子關係越親近、越平權，父親的形象才是兒女眼中的最佳典範；而父職角色也的確隨著孩子發展階段有了不同變化(Stoop, 1990, 柯里斯、林為正譯, 1995; 邱珍琬, 2004a, 2004b; 吳嘉瑜、蔡素妙, 2006)，而是否是因為投入程度增加(高淑貴、賴爾柔, 1988, Barnett & Baruch, 1987, Mackey, 1985; 引自徐麗賢, 2004)、或有「自我移位」(陳安琪, 2004)或權力下放的情況，在本研究中較不明顯。

五、 父親的溫柔——高中生部分

父親的溫柔高中生提及較多的就是工具性方面的協助，而且都表現在子女生病、出意外、或日常生活的照顧上，如自己生病時父親不眠不休地看護(Hb7)，載回家休息(Hg6)，腳開刀父親揹去醫院(Hb1)，接送去補習(Hb5)，父親送水果進房(Hb6)，要孩子早點睡(Hg5)，炒飯給孩子吃(Hg4)，給零用錢(Hb3)，把在沙發上睡著的孩子抱去房間睡(Hg2)，對脾氣暴躁的妹妹輕聲細語(Hb2)，吩咐家人不讓孩子知道已受槍決的事實(Hg1)等。比較特殊的是父親為了差點受性侵的女兒出氣：「我爸就很生氣啊，就衝過去猛揍他，然後我就覺得爸爸第一次為我這樣子。」(Vg2)也會記得體貼家中的女人：「他很細心地會記得我媽的經期。假如說(他)在國外、船停靠的話，他會想辦法去寄一些補品回來。」(Vg3)

六、 父親的溫柔——大學生部分

父親的體貼與溫柔都印在孩子記憶的深層，幾乎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娓娓道出一兩個父親的「深情故事」，這些記憶可以是孩子敏銳覺察父親身為男人背後的美麗溫柔。有些同學甚至提出父親的溫柔平常很難看到，除非是在不需要防衛自己男性尊嚴或生命攸關的時候、才會毫不保留地表現出來，即使是男孩子也可以體會到威嚴、肅穆父親臉孔底下的美麗溫柔與

人性。父親的溫柔表現在行動上、但不是出之言語，即使是陪伴這樣的動作，也給了孩子很大的力量與感受。

- (一) 父親知道孩子的害怕，願意陪伴在身邊，這樣的溫柔記憶，也傳達了父親「在」與「支持」：「大概三年級吧，我去睡覺的時候第一次做惡夢、然後被嚇醒了，那時我記得我爸在客廳看電視，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出去找人，那時很晚了，衝出去的時候看到爸爸在那邊看電視，我就跟他講我做惡夢，我爸就『惜惜』【台語】，拍拍我的背，(說)不怕不怕、沒有關係、做惡夢而已。我又不敢回去睡覺，他就叫我睡在客廳椅子上、坐在旁邊陪我；後來我清楚地感覺到，我爸電視看得差不多、就關掉，把我抱到床上去睡，我感覺到非常受到保護的感覺。我爸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也是因為他這個舉動，讓我覺得我爸真的很愛護我們。」(Ub102)
- (二) 雖然父親表現出不願意為兒子「收拾善後」，但是還是忍不住去做處理，孩子知道即使自己遭遇困挫、惹了麻煩，卻也不是孤單應對：「那時我我沒駕照，我爸是學校老師，沒有駕照發生(車禍)這種事一定要通報學校。、、、我就先打(電話)給我媽，我媽就來處理。回家就跟我爸講『爸我闖禍了』這樣，我爸暴跳如雷，他說你自己出了事情自己去處理、我不會替你擦屁股。我也沒有多說什麼就趕快去醫院照顧阿婆，其實我爸有去看阿婆、還有跟人家道歉。就是覺得說他(爸爸)其實也是蠻會替我們想的，只是他想說小孩一定不會處理這種事。」(Ub101)
- (三) 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手足無措與毫不掩飾的擔心，也見識了父親這個「堅強剛硬」男人背後一直存在的溫柔：「這次出車禍，現場一片混亂，我爸來，這可能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聽到他用那種很溫柔很溫柔的聲音(說話)。他馬上到我旁邊、因為他也不敢碰我，一碰我我就說很痛，他說哪裡痛，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骨折。他就一直跟我說你不要哭，其實我也沒有想哭，他跟我說不要怕，其實(我)也不會怕，因為整個傻住了一樣，可是他就是很想要去抱住你，他就說把你自己靠著我。我是覺得他可能比我還想哭吧，那個眼神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哇，這一個男人是那麼焦慮這樣』！」(Ug105)
- (四) 看到一向隱身在背後、沒有聲音的父親突然為自己「挺身而出」，那種感動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我考上○○(大學)之後，我爸很想給我鼓勵，、、、因為我爸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非必要的事情他不會花錢。大一的時候大家都開始流行手機了，我就很想(要)手機、可是不敢講，就自己想偷偷去買，我爸大概知道，因為我在問中華電信的事、他看到傳單。我媽是比較強勢的人，我爸比較弱勢，我說我要手機自己去買，我媽就說手機沒有需要，現在講話那麼方便、為什麼一定要手機？我就不敢講話了、想算了，但是我爸突然跳出來講話，他跟我媽說『沒關係啦，買給他啦，他

考上○○（學校）啦，大學生有手機有什麼關係。」那時我看到我媽的表情是有一點嚇到。很難得他這麼摳的情況下他願意，其實那時候買手機還不便宜。」(Ub102)

- (五) 送孩子坐車，很簡單的一件事，父親卻是事必躬親，而且慎重其事：「我爸表現出對我的態度、他也不會說。如果我要搭夜車，兩點十四分的，我就會想自己從家裡走到火車站就好了；（但是）我爸就定鬧鐘一點半，響了我爸就起來穿衣服、還穿得很正式，還（去）叫我要坐火車了。（然後）我爸就到一樓說你會不會餓阿、要不要帶東西上去？就在我背包裡面塞一大堆東西，我就覺得很感動、想要做什麼，但是我什麼都沒有做。」(Ub103)
- (六) 父親出現、陪伴，有時根本不需要有所作為、就可以發揮他的支持與鼓勵的功能，孩子覺得安全、願意去冒險，也感受到父親深深的關愛：「那時我很笨、一直學不會（騎腳踏車），學了好幾天還學不會。有一天我在那裡騎，騎到天色很暗的時候，我又摔倒了，我爸剛好從外面回來，看到我摔倒了就幫我扶起來，他其實之前看我騎的時候就放我騎、也不幫助，這次看我摔倒了，就會幫我從後面拉，（讓我）覺得可以一直往前騎了；我在騎的時候，會在那邊繞圈圈、就是不會離他太遠，感覺很好！」(Ub106)
- (七) 父親願意花時間哄孩子的方式讓孩子記憶深刻：「我小時候愛哭，所以他就會開著車一直載我、載到我睡著，他很晚回來喔，然後每天早上還會帶我去幼稚園上學。」(Ug104)
- (八) 喝醉酒的父親彷彿是另一個人，比較容易親近、也會曝露出男性溫柔的一面：「我覺得我爸爸是個奇怪的人，平常有點嚴肅又不會太嚴肅，有點像朋友、可是又有點像是中和、中庸的感覺。可是當他一喝起酒來，就是會一直講話。、、、可是我覺得他好像有壓抑些什麼東西，喜歡喝酒唱歌，好像只有那些東西才能把他平常（壓抑）的那些東西發洩出來，我比較喜歡他喝醉酒的樣子。平常在家的時候，在看電視什麼的，他走過來、你會有一種感覺想找話題跟他聊天、又好像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聊，可是當他喝醉酒之後、臉紅紅的，感覺就是很容易跟你親近這樣。」(Ub106)
- (九) 父親出現一反常態的行為，雖然出乎意料，但是卻也感動了孩子柔軟的心：「我國中時候，跟我媽說要買自修，我媽就說好啊、等一下吃完飯叫妳爸載你去。我媽沒拿錢給我爸，我媽說看到時候多少錢回來再算這樣。結果我買完自修、他付完錢，我就找錢還他，他就在書店門口掏出一張五十塊給我，說這個拿去買貼紙。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買無聊的東西，那時我快哭出來了，因為他從小到大帶我去書店，我一定是被罵著出來，他就會罵我說妳幹嘛買無聊東西、亂七八糟，那次竟然拿五十塊錢給我去買亂七八糟的東西、沒有叫我存起來。那張五十塊現在被我收起來（了）。」(Ug102)

父親的「邊緣化」可以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自己因為工作在外時間很長，也比較少主動與子女做溝通交流，因此讓子女不「熟悉」；此外由於前面的「不熟悉」，父親與孩子之間沒

有互動的「習慣」，不僅是孩子會刻意「逃離」接觸的機會，做父親的可能也會避免尷尬，而採取了「不為所動」、「中立」、或是「嚴峻」的立場，兩個因素的惡性循環之下，自然就發展出一種既定的互動模式，倘若其中一方願意主動做改變，自然也會「帶動」一些出乎意料的相對改變出現，而孩子的主動其實是最具效力的，父親溫柔敏銳的觸覺也很容易被感動，這也許描述了 Coleman 與 Coleman 的父子「和解」階段（劉文成、王軍譯，1998），然而也不需要非得等到孩子自身也為人父母才開始。這個結果也印證了 Filene (1986)的發現：就是許多父親會處於兩難困境，一方面渴望與家人有更親密的接觸，但是又要達到社會對其角色的期待，因此裹足不前；而在本研究中也看到孩子願意主動與父親改善關係、或是企圖親近，父親大部分都會有善意的回應，打破了父親對於自己男性角色的刻板期許，也說明了親子雙向互動與影響的本質(Parke, 1981)；如果以 Parsons 與 Bales (cited in Levant, 1980)歸類的性別差異——「工具性」與「表達性」來看，其實可以推斷是社會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天生自然，只要給予適當的時機與刺激，父親這個男性也可以展現出溫柔、「表達」的特質的。

一般說來男同學與母親的關係較親，當然也有一位因為父母仳離而沒有繼續聯絡；而女同學與父親之間的互動顯然比男同學要多，可以解釋的原因可能還是因為父親主要擔任養家維持生計的職責，時間上的不允許、加上沒有刻意去營造親子間的互動機會，相對也影響到親子關係的品質，此外父親這個男性對於異性的女兒來說比較沒有同性競爭、需要捍衛自己男性氣概的情況，因此對待女兒的態度反而比較疼惜、身段柔軟，這與之前 Radin 與 Goldsmith, (1983)針對父親與青春期子女的關係親疏有別(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結論不同。隨著孩子逐漸成長，也會意識到父親的孤獨與疏離、以及父親希望與孩子親密的需求，願意從自己的努力來著手，希望改善親子間的關係；男性同學對於早年父子之間關係的不滿意、後來也大半做了努力，雖然過程並不順遂、但是結果還差強人意，也願意做持續的努力，而如果父子之間早期有較為良性或是頻繁的互動，對於往後的親子關係是加分效果。

父親的角色與功能其實密不可分，本研究突顯出一般父親依然是以「養家」、「保護者」的傳統身分自居，當然也發揮了危機處理、陪伴、與玩伴的功能，是屬於「選擇性」照顧者的角色（王舒芸、余漢儀，1997）。孩子在觀看父親這一路走來的過程，也發現到父親的多面向、甚至矛盾處，同情與體諒的心情也隨著增加；而當這些大學生看到父親「軟弱」的一面，反而沒有以性別刻板印象來批判，而是可以領會到男性堅強面具背後的溫柔與孤單，而對父親多面向的發現，也讓孩子更體察人性、原諒人性。

父愛對於孩子的身心發展與健康影響不亞於母親(Rohner & Veneziano, 2001)，父親在這些大學生的描述裡是從嚴肅典型的威嚴父親，慢慢轉化成溫柔、隱忍、堅強面具底下有不為人知的痛苦與寂寞，父親關懷的愛意是從默默關心、為孩子任勞任怨努力、以及為整個家頂住一片天的方式表現，連溫柔都是表現得這般不經意、卻又令人感動！孩子成長之後，可以更

加體會到父親深切的關愛、與受限於自身表達習慣與角色期待的壓力，也願意開始陪伴父親、傾聽父親、主動打開親子溝通之門，甚至希望可以讓父親仍有機會去一圓自己未竟的夢想！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父職角色會隨著孩子的發展階段不同而做調整 (Stoop, 1990, 柯里斯、林為正譯, 1995; 邱珍琬, 2004a, 2004b; 吳嘉瑜、蔡素妙, 2006), 而父親對親職的投入程度似乎呈現鐘型的趨勢 (嬰幼兒與青少年期之後投入少) (高淑貴、賴爾柔, 1988, Barnett & Baruch, 1987, Mackey, 1985; 引自徐麗賢, 2004)。父親角色會讓男性對於自我的了解能力增加, 也較能同理他人的情緒 (Heath, 1978, cited in Snarey, 1993); 而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模式還會有另一種傳承, 也就是父親與自己原生父親的良性互動, 會延伸到自己擔任父親角色時與自己的下一代有更良好的關係 (Vaillant, 1977), 或是因為感受不足、在自己擔任父職時作補償 (陳安琪, 2004),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 人類是有學習的潛能的, 好的楷模可以做示範、不良的可以作警惕; 現代的父親處在傳統與現代的承接之間, 也學會了以行動來為理想中的父職「發聲」。

Shek (1998) 針對香港中學生對父母親管教方式的調查, 發現父親一般反應較少、少關心、要求亦少, 管教也較為嚴厲; 父親對待孩子沒有男女之別 (Snarey, 1993), 而照顧的品質也不遜於母親 (Mackey, 1985, 引自徐麗賢, 2004), 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發現父親對於處於青春期的不同性別的孩子、其親密度不同, 父親一般會認為與兒子的關係較之與女兒要容易處理, 主要是因為不太了解女兒的需求為何 (Radin & Goldsmith, 1983,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 也許是因為父親對於與自己同性別的兒子較為了解、也容易同理。在本研究中父子關係似乎不像父女關係那樣親密, 也許印證了「女兒是父親前輩子的情人」這句話, 因此普遍來說父親似乎對女兒的要求不若兒子那般嚴厲, 唯一可以解釋的也許是父親將兒子視為未來家庭的支柱, 因此對於兒子的男性角色形塑就更為在意。

儘管本研究中不同年齡層的參與者將父親的角色定位在工具性功能居多 (Finley & Schwartz, 2006), 然而孩子隨著年齡漸長, 比較能夠體會父親沉默或行動背後的善意, 而對於父親的形象也有更多角度的觀察, 而子女與父親的關係, 基本上自小到大頗為一致, 這也暗示了若無積極行動介入, 許多親子關係依然不會有太大改變, 而夫妻的關係也影響著父子或父女的关系。國中階段的孩子對父親的依賴仍深, 而許多在童年時期沿襲而來的互動關係依然存在, 只是進入高中期, 父子(女)有自己要負責的工作增加、加上子女(特別是男孩)尋求認同與獨立的發展需求, 親子之間的關係呈現膠著。大學生開始會以行動來讓親子關係

更親密，也許是認為自己較有能力去主宰或掌控一些事物，而看待父親的角度也有了轉變，不像以往的戰戰兢兢，當然長久以來的習慣要打破的確還需要一點勇氣，而父親願意做回應、也讓彼此關係加分更多！經過青少年階段的自我獨立的不滿與批判，漸漸看見父子企圖讓關係改變的努力，一直到大學階段，有些人已經拉近了父子（女）距離，甚至進一步看見父親的人性，也接受父親跟自己一樣是平凡人的真實面。

二、 建議

- （一）孩子對於父親形象隨著發展階段與生命經驗而有不同的轉變，這與父親的個性及自己對於父親角色的期許與表現、和孩子的個性與感受互相交錯影響，本研究只針對孩子知覺的父親形象與溫柔部份作呈現，也許看不到親子關係轉變的細膩處，但是也約略窺見一些輪廓。未來研究可以從父子（女）觀點著手，可以互相對照，或可勾勒出更完整的面貌。
- （二）父親形象的研究也可以看到親職內容、父子對父職的期待與表現、以及親子關係的變化，未來研究或可做年齡層的上下延伸、或是不同族群的水平拓展。
- （三）研究父親的形象也可從不同結構家庭的父親（如雙親、單親、同志等）來探看，可以增加多元文化與觀點。

參考書目

- 王舒芸、余漢儀 (1997) 奶爸難爲——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8，115-149。
- 王珮玲 (1993) 父親角色與兒童發展之探討。《教育研究雙月刊》，32，52-57。
- 杜宜展(2004)。父職參與與意願、參與行爲、參與感受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吳嘉瑜、蔡素妙(2006) 父親派外對家庭的影響——從成年前期學生的回溯經驗中探討。《中華輔導學報》，19，137-174。
- 邱珍琬 (2004a) 大學生知覺的父親形象。《屏東師院學報》，22, 291-330。
- 邱珍琬 (2004b) 高中生眼中的父親形象——初探研究。九十三年度師範院校教育論文發表會(1313-1341)。屏東：屏東師範學院。
- 柯里斯、林爲正(譯)(1995) 父愛不缺席：心理醫師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台北：智庫。
- 徐麗賢 (2004) 台商家庭父職實踐需求之研究——以大陸台商爲例。2004 兩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廿一世紀的親職教育」，439-463。嘉義：嘉義大學。
- 陳安琪 (2004) 以批判女性主義觀點探討中年父親父職角色實踐與父子關係之跨世代影響。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渴望父愛」——失去父親及其影響。台北：五南。Erickson (1998) *Longing for dad: Father loss and its impact*.
- 陳淑芬、李從業 (1998) 產後初期父子依戀行爲及其相關因素探討。《護理研究》，6(3)，246-258。
- 黃怡瑾 (2002) 雙薪家庭中男性參與親職主觀經驗之探究。《台南師院學報》，35, 313-337。
- 黃怡謹、陳放子 (2004) 男性親職參與與親職教育需求相關因素之研究。2004 兩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廿一世紀的親職教育」，141-164。嘉義：嘉義大學。
- 黃富源、鄧煌發 (1998) 單親家庭與少年非行之探討。《警學叢刊》，29(3)，117-152。
- 黃慧森 (2002) 高職男生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之研究——以屏東縣市爲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劉文成、王軍譯(1998) 父親：神話與角色的變換。北京：東方。Coleman & Coleman, (1988)*The father mythology and changing roles*.
- 劉惠琴 (2000) 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29。
- 魏惠娟 (2004) 焦點團體。收錄於《質性研究》(謝臥龍主編)，271-316。台北：心理出版社。
- Boss, P. G. (1980). The relationship of psychological father presence, wife'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wife/family dysfunction in families of missing fathers.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42(3), 541-549.

- Brownson, C., & Gilbert, L. A.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s about fathers inventory: Measuring fath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exposure to discourse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3(2), 85-96.
- Chang, L., Schwartz, D., Dodge, K. A., & McBride-Chang, C. (2003). Harsh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7(4), 598-606.
- Chapman, F. S. (1987, 2/16). *Executive guilt: Who's taking care of the children?* Fortune, 115(4), 30-37.
- Dickstein, S. & Parke, R. D. (1988). Social referencing in infancy: A glance at fathers and marriage. *Child Development*, 59, 506-511.
-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 (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55, 740-752.
- Erikson, E. H. (1997).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WE. W. Norton & Company.
- Filene, P. (1986). *Him-her-self: Sex roles in modern America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 Finley, G., & Schwartz, S. J. (2006). Parsons and Bales revisited: Young adult children'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athering role.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7(1), 42-55.
- Flouri, E. (2005). Wome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midadulthood: The role of childhood parenting experience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0(2), 116-123.
- Frodi, A. M. (1980). Paternal-baby responsiveness and involvement.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1, 150-160.
- Gunnoe, M. L., & Hetherington, E. M. (2004). Step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noncustodial mothers and noncustodial fathers: Differences in socioemotional involvement and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4), 555-563.
- Hanson, S. M. H. & Bozett, F. W. (1985). *Fatherhood: Development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Report No. CG-019-098). Dallas, TX: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69 711)
- Kaczynski, K. J., Lindahl, K. M., Malik, N. M., & Laurenceau, J. P. (2006). Marital conflict, maternal and p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A test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2), 199-208.
- Lamb, M. E. & Elster, A. B. (1985). Adolescent mother-infant-father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5), 768-773.
- Larossa, R. (1988).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nd the social reality of time.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45(3), 579-589.

- Levant, R. F. (1980). *A male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Report No. CG-015-905). Leipzig,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ERIC Document No. ED 217 299).
- Maurer, T. W., & Pleck, J. H. (2006). Father's caregiving and breadwinning: A gender congruence analysi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7(2), 101-112.
- Mezulis, A. H., Hyde, J. S., & Clark, R. (2004). Father involvement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depression during a child's infancy on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in kindergarte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4), 575-588.
- Parke, R. D. (1981). *Fath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Pollack, W. (1998). *Real boys: Rescuing our sons from the myths of boyhoo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ochlen, A. B., McKelley, R. A., Suizzo, M. A., & Scaringi, V. (2008).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stay-at-home father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9(1), 17-28.
- Rohner, R. P., & Veneziano, R. A. (2001).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lov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evidenc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4), 382-405.
- Russell, G. (1986). Primary caretaking and role-sharing fathers. In M. Lamb (ed.), *The father's role: Applied perspectives* (pp.233-259). Beverly Hills: Sage.
- Schoppe-Sullivan, S. J., Brown, G. L., Cannon, E. A., Mangelsdorf, S. C., & Sokolowski, M. (2008). Maternal gatekeeping, coparenting quality, and fathering behavior in families with infa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3), 389-398.
- Shek, D. T. L. (1998).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s in a Chinese context.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2(5), 527-537.
- Snarey, J. (1993). *How fathers c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 four-decade stu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Stearns, P. N. (1990).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Stearns, P. N. (1991). Fatherho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ole of social change. In F. W. Bozett & S. M. H. Hanson (Eds): *Fatherhood and families in cultural context* (pp.28-52). New York: Springer.
- Stern, E. E. (1981). Single moth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ther role and of the effects of father absence on boys. *Journal of divorce*, 4(2), 77-84.
- Tripp-Reimer, T. & Wilson, S. E. (1991).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fatherhood. In F. W. Bozett & S. M. H. Hanson (Eds): *Fatherhood and families in cultural context* (pp.1-27). New York:

Springer.

Vaillant, G. E. (1977). *Adaptation to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Volling, B. L., Blandon, A. Y., & Gorvine, B. J. (2006). Maternal and parental gentle guidance and young children's compliance from a within-famil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3), 514-525.

Wood, J. J., & Repetti, R. L. (2004). What gets dad involve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nge in parental child caregiving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1), 237-249.

附錄：訪談問題

- 1.可否用幾句簡單的話形容你的父親？
- 2.印象中與父親之間最深刻記憶是甚麼？
- 3.你記憶中對於父親最溫柔的事件是？你的感受為？
- 4.你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如何？喜歡與不喜歡的部分是？
- 5.你希望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 6.父母親之間的互動，你/妳覺得他們的關係怎樣？
7. 你/妳認為自己父親是怎麼看你/妳的？對你/妳有什麼期待？

投稿日期：2008年04月30日

修正日期：2009年03月11日

接受日期：2009年04月24日

Father image----the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from junior high through college—a comparison study

Jane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fathers. The participants are sampled from three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junior high, senior high and college. The father image has changed from unsatisfactory and judgmental in adolescence to acceptance fathers' humanity and ordinary during college years.

Key words: father image, father role, fatherhood